荒废多年的老手艺，被大学老师创意设计唤醒，村民变身“艺术家”，5个月打造出一个“网红村”——

10位村民走进中国人民大学讲述葛家村“变形记”

本报讯（记者**邓少华　梅子满　成良田**）“我们小山村农民能站在名牌大学的讲台前，就像在做梦！”宁海县葛家村党支部书记葛海峰激动得无以言表。昨天，他和9位村民心怀感激走进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悲鸿讲堂，向师生讲述葛家村“变形”的故事。

“这在我们学校还是首次。”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郑水泉说。

“没有丛老师点拨，我们至今搞不懂什么是艺术，葛家村肯定还是老样子！”就在半年多前，这10位村民有的开店，有的打零工，生活很简单。

今年4月4日，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丛志强副教授及3名研究生带着课题和经费，来到距宁波市区近百公里的葛家村。

“我想找到一条用艺术设计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路子。”丛志强以前受邀为很多村落做过设计，常遇到“干部干、村民看”“去时热闹一阵子，走了回到老样子”等困境。

“一开始，我们以为来了群骗子！”村民葛品高清晰记得，丛老师第一天上课，1600多人的村子只来了26人，下课时只剩下6人。

村民不吃这一套，丛志强彻夜难眠。次日，他们挽起裤脚，在大樟树下垒起了石头椅。

“好看，坐着还舒适！”看着丛老师驻村5天后做出的石头椅，村民服了，“我们愿意跟他干。”

第一个站出来的葛万永年轻时是泥瓦匠，近年来手艺有些荒废。“没想到造景观老手艺派上了大用场。”葛万永动情地说，“在丛老师鼓励下，我们还优化了他的设计创意。”

“我以前做过裁缝，后来蒸馒头。”村民袁小仙回忆，丛老师让她尝试在面粉里掺点水果汁、蔬菜汁，组合成五颜六色的馒头画。“这就是艺术！”受此启发，她重新踩起缝纫机，开出了粉小仙手工艺院。

“用老手艺和身边材料，做出最美的东西。”丛志强团队两次驻村40多天，帮助130余位五六十岁的村民重拾老手艺，用随处可见的石头、毛竹、废布料打造出竹香院、童乐园等艺术空间。

村子美了，村民乐了。30多年不和的两户人家，携手建起和美院；8户人家拿出相邻宅基地，改造成玉兰王院；65岁的叶仙绒办起美术馆，一笔一画写入党申请书……

5个月后，无特点、无优势、无潜力的葛家村变成“网红村”，每天三四百人来此参观旅游，累计经济收入上百万元。

一条“教授路”、数把“人大椅”，浓缩了葛家村对丛志强团队的无尽感激。“亲历了村民从质疑、尝试、参与到主导的变化，我从葛家村看到了以艺术兴乡村的希望！”丛志强感叹。

“艺术激活了村民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和公共精神，使他们成为改变乡村的主体力量。”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称，葛家村以美化人兴乡村，是一条可以复制推广的好路子。

乡村振兴，关键在『激发内生动力』

张登贵

昨天，宁海县葛家村党支部书记带着9位村民，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悲鸿讲堂，向老师和同学们讲述村庄5个月来的嬗变。悲鸿讲堂以往来的都是大师级人物，村民登堂入室还是第一次。

这件新鲜事引起了轰动，央视等几十家媒体争相报道，一个被称为“三无村”的村庄，一下子成了“网红村”。它向我们有力地证明：乡村振兴，最关键最有效的路子，是把蕴藏着的村民对文化艺术建设的渴求与潜能，有效地激发出来。

乡村振兴，是国家大政策。乡村不发展，中国的发展是不完全的；乡村不现代化，中国不可能现代化。改革开放40多年来，城乡经济取得巨大成就，多数农村也解决了温饱问题。但与城市相比，农村的文化艺术建设显然落在了后面。提升农村的文化艺术事业，各级各地采取了许多措施，想了很多办法，但效果很不平衡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有些地方没有把力气用在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上。于是，“干部干，村民看”“热闹一阵子，回到老样子”这种现象，重复出现。

美好生活，这是新时代人们共同的追求。宁波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，乡村早已富起来，不再为生活所愁的村民们，开始追求美的享受，内心深处萌发着美的冲动。以田地劳作为生的村民，垒石、砌墙、锯木、扎竹，曾是家家户户的基本技能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机械化生产替代了手工作业，这些技能已无用武之地。

丛老师的到来，用艺术点燃了村民美的火花，那些荒废多时的技能与创意灵感碰撞融合，瞬间激活了村民潜在的艺术细胞，爆发出意想不到的创造力。木头、竹子、鹅卵石、布料变成了竹灯、布娃娃、玩偶等乡村民间艺术品，把村庄装扮得像个艺术公园，焕发出无与伦比的美丽。

丛老师团队的了不起之处在于，他们在传统办法不受村民待见的情况下，果断改变思路，把“灌输”式改为启发式，把“保姆”式改为互动式，把“输血”驱动转变为内生驱动，使村民从对文化艺术敬而远之、拒于门外，到对乡村文化充满自信，主动参与乐此不疲。

授人以鱼，只能救一时之急；授人以渔，才可解一生之需。当年的改革开放，就是因为激发了全国人民渴望发展致富的内在动力，才使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葛家村的实践告诉我们，在振兴乡村的新征途上，只有激发村民本身存在的发展动力，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，村民的积极性、创造性才能获得井喷式释放，乡村振兴事业才能获得我们所期望的效果。与此同时，学术研究机构也只有接地气，真正走进村民心里，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，找准定位，才能为国家的发展强大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为什么是葛家村

记者　**成良田**

“这几年，宁海的乡村虽已变样，但是村民精神生活还很贫乏。”宁海县委副书记李贵军一直在思考，如何“把乡村内在的美和文化挖掘出来”，从洁化、美化向艺术化转变，推动农村更深层次的变革。

去葛家村之前，李贵军把丛志强带到宁海县一个沿海的村子，这里“经济基础好，村子里全是别墅”，几乎每家院子摆着盆景，有的甚至还有假山流水。

离开时，丛志强摇了摇头：“优势太明显就难以复制。”陆续走了10来个村子后，默默无闻的葛家村进入了他的眼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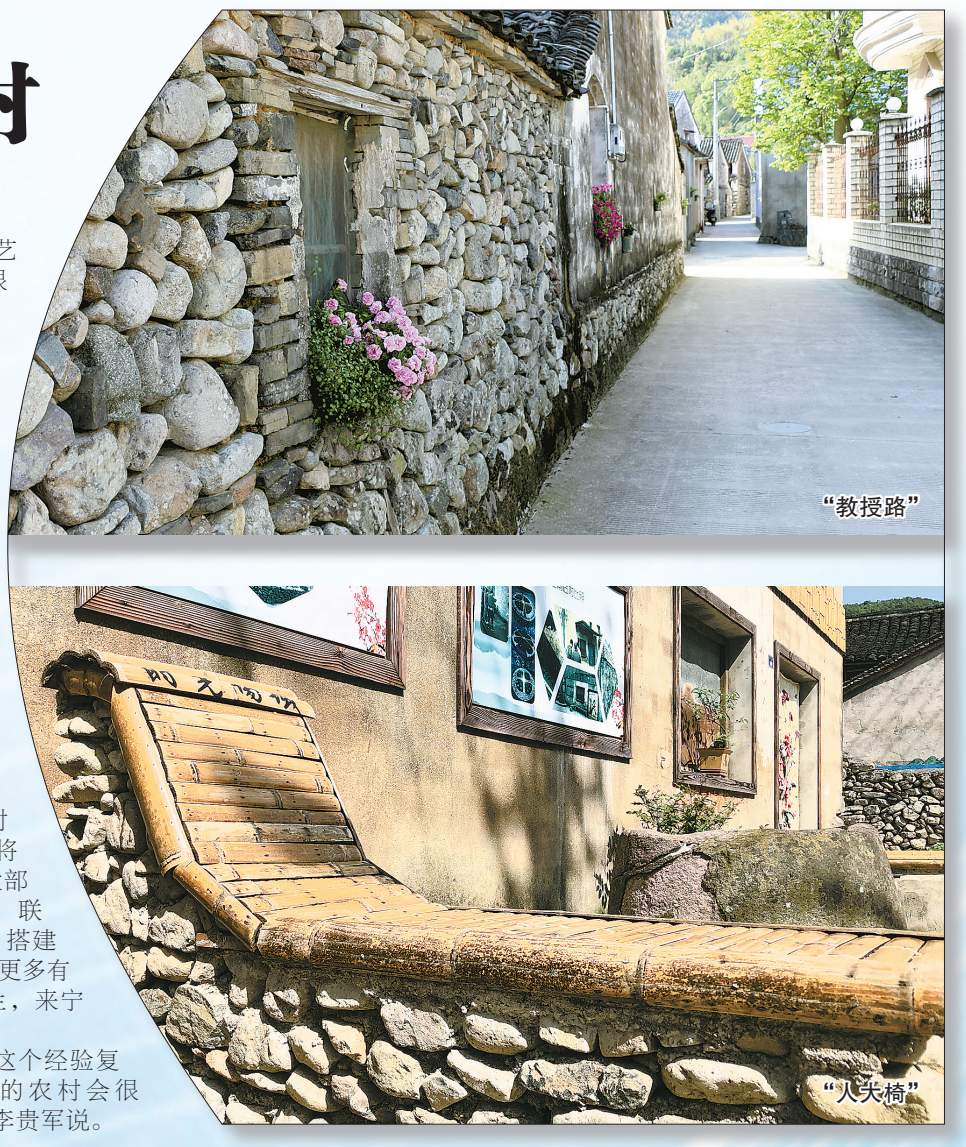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村子藏在濒海的群山中，距离县城26公里，地处交通末梢，1600多人的村子，村集体收入仅10多万元。和其他村子相比，方方面面乏善可陈。虽然有大片桂花树，办过几届桂花节，但没赚到什么钱。

“没有特别明显的人文自然优势，经济条件不算太好。”丛志强说，“但是，越是普通就越有代表性，其成功模式也越值得借鉴、推广。”

葛家村的艺术改造，花钱很少，调动的村民却很多。“也因此，‘葛家村现象’有了更多的示范意义——有钱的村可以做，没钱的村也可以做；有钱的村民可以做，没钱的村民也可以做。”李贵军说。

李贵军表示，宁海有363个村，下一步要总结提炼葛家村的实践经验，将其推广到宁海大部分乡村。同时，联系更多的高校，搭建更好的平台，让更多有情怀的艺术师生，来宁海大显身手。

“如果能把这个经验复制出去，中国的农村会很美，很浪漫。”李贵军说。


“教授路”

“人大椅”